

刘秉荣 著

红一方面军

Hongyi Fangmianjun Jishi

纪实

第四卷

黄 龙



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

红一方面军纪实

Hongyi Fangmianjun Jishi

—— 长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祖 晴

责任校对：李兰亭 常再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一方面军纪实/刘秉荣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01-003925-9

I. 红…

II. 刘…

III. 红一方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IV. 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2336 号

红一方面军纪实

HONGYIFANGMIANJUN JISHI

刘秉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德龙公防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5.5 插页：16

字数：2112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925-9 定价：152.00 元 (1-4 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第一〇六章 红军不是“石达开第二”

“十七人飞十七桨”

通过彝民区和岔罗街后,距大渡河安顺场渡口还有 70 里。红 1 师红 1 团立即急行军向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疾进。刘伯承随行,红 2、红 3 团也随即跟上。

1935 年 5 月 19 日,蒋介石即于成都行营就大渡河防下达手令于刘文辉,时国民党的报载:“蒋委员长电令刘文辉军长于一个月內,完成雅河、大渡河沿岸碉堡,任命 20 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 21、24 两军约四旅之众,归其指挥调遣,借以巩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各县防务,以清代生擒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璋相勸勉。杨森奉命后,即令所部分三路向大渡河开拔前进,杨本人由叙永到屏山视察防务。”

当中央红军直指刘文辉的第二道防线至大渡河时,刘文辉乃

以其第4、第5两旅,组成第5师,开赴大渡河布防。其中,第5旅在左,守富林至安顺场一带;第4旅在右,守泸定桥附近。原驻康定的余旅,由旅长余松琳率其一部分兵力,进驻瓦斯沟。军部和新成立的第5师师部,都先后进驻汉源城。惟第5旅系扼守大渡河上宁雅正道,出发在先,当时第5师师部尚未组织,因之第5旅始终和军部直接联系,不知第5师师部成立。

时刘文辉为防守大渡河新组建了第5师,师长陈光藻,陈原非刘嫡系,是1931年率部投靠刘文辉的。1933年二刘混战时,陈的部队全部瓦解,陈到了雅安做了寓公。刘文辉接到阻挡红军北上命令后,自思蒋氏亲自督战,万一军事失利,高级将领中必将有人受到惩处,也总得有人去当替死鬼,想来想去,决定推出陈光藻。起用陈,一来可以表示自己对外来将领并不歧视,二来若有败仗,还可让陈去当替死鬼。陈本人正赋闲于家中颇感无聊,听说刘文辉要让自己当师长,欣然同意。第5师因成立仓促,其司令部队除了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及几个参谋勤杂人员外,连警卫部队都没有,后经多方搜罗,才组织了一部分失业的下级军官约五十余人,担任司令部的警卫。之后,第5师所属第4旅开往泸定桥,第5旅开往安顺场。陈光藻便坐镇雅安,令副师长陈能芬、参谋长叶剑鸣率领第5师司令部前往汉源,指挥大渡河防务。司令部抵汉源时,城内无兵,只好临时组织了地方团队,没有枪,有的拿棍子,有的拿把刀。

先说说刘文辉部第5旅的防卫。

5月13日,第5旅旅长杨学瑞即率领全旅部队三个团由荥经出发,经汉源到富林,当时,汉源是县,富林是镇,都是通越西的要道。杨旅抵富林后,随即部署防务,兵力分布为:第7团团团长余味儒率领全团布防于安顺场。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场镇,系通冕宁要道。余团人马布防于安顺场的北岸至大冲之间,此处距富林40华里。团部位于安庆坝,余味儒并指定韩槐彪营担任最右

翼——即安顺场对岸的防务。韩槐麓系四川名山百丈场哥老会首领，他这营是袍哥队伍。韩曾在安顺场流浪多年，酷好赌博，与当地豪绅恶霸混得最熟。余味儒将韩营布置在最右翼，是想借他这点关系，把当地地主武装组织起来，填补右翼空隙，与第4旅取上联系（第4、第5两旅间，约有二百余里空隙）；唐灼元第28团的一个营接第7团左翼，布防于大冲至富林间。以上四个营为守河固定部队；第21团团长萧绍成率领全团，经富林北20华里远的汉源翻王岗坪高地，下到大渡河边安顺场上游的挖角坝，游弋于第7团与第4旅间，作为机动部队；第28团（缺一营）及旅部特务连为预备队，随旅部驻富林，尔后进驻安庆坝。当时大渡河沿岸有两大恶势力，为首的为富林的屯殖司令羊仁安，另为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羊仁安的势力范围在安顺场下游至富林一带，赖执中的势力范围是从安顺场起至上游河道七场，他们在这些地方，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根基，拚命和第5旅合作，把他们所能发动的力量都组织起来，办差办粮，安设哨所。

5月22日，刘文辉电令其所部：“此次残匪窜宁（远），友我各军，攻之于前，中央部队，追击于后，聚歼之势已成。惟中央‘追剿’军，远道勤劳，人地较生，务望前线各部队，推诚接待，遇事予以便利，尤其对于地形方面，尽量担任引导协助之责，庶几精诚团结，各方皆益显其‘兜剿’之威。希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

5月21日，刘湘所属部队王泽浚旅到达富林。王泽浚系四川军阀王缙绪的儿子，跋扈专横，常以马鞭抽打部属，就是团长亦在所不免。王旅辖三个团，兵员武器都比第5旅部队充足。在商议分担河防任务时，王只肯承担大冲至富林一段40华里的防务，并允以少数部队游弋于富林下游。第5旅旅长杨学瑞鉴于王泽浚旅是临时拨给第24军指挥的，乃是客军，又考虑到富林处于宁雅正道上，红军主力从这方面来的可能性较大，因之把这个地方作为重点来布防。同意让他担任这短短的一段。而后，杨学瑞即率领旅

部和预备队进至大冲,次日中午抵距富林约80华里的八排。八排这个地方,系羊仁安老家所在。羊仁安所属美罗场山防大队长裴敬一等亦到来,与杨等共同商议地方势力如何配合“防共”问题。

书至这里,笔者把大渡河作一介绍。大渡河系岷江最大的支流。古称沫水,位于四川省西部,主流大金川西源麻尔柯县,两源汇合后称大金川。在丹巴县纳小金川,始称大渡河。在石棉县折向东流,到乐山县草滩渡纳青衣江后入岷江。两岸崇山峻岭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仅沿河有一条羊肠小道。河幅有些地方宽达一千多公尺,水深七至10公尺,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水,纵会泅渡者,失足落水也即有灭顶之祸。沿河渡口只有小木船(可容十人左右)作为来往行人横渡之用。由于流速太大,船横渡时不能直达对岸,必须先吧船上划一二里再行放船,船工拚命划动船桨在波澜上闯击十多分钟,才能以斜线冲到对岸的目的地。

在大渡河安顺场对岸布防的是刘文辉第五旅第七团的韩槐堦营。在安顺场的赖执中的地方部队应由安顺场向北岸撤退,但他不愿在红军未达到前即弃家园逃走。赖认为红军来路有两条:一条是西越路线(由西昌经越西到富林,这是宁雅正道);另一条是西冕路线(由西昌经冕宁到安顺场)。赖认为万一红军走宁雅正道而不到安顺场,岂不是庸人自扰,白受损失。因而他商于韩槐堦营,允其率部留在安顺场,并留下木船两只,待红军快到时他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于断绝。赖还对韩说,他在安顺场通冕宁道上,已配备有十余哨所,红军远来路径不熟,只要远远发现红军,哨兵会由捷径向他飞报,他慢慢收拾过河都不会误事。

为了贯彻中革军委关于争取先机渡过大渡河的作战方针,争取迅速渡河,5月22日的《红星报》发表了《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文章。对红军强渡大渡河进行思想动员,文中指出:“我野战军自胜利的渡过金沙江之后,已经取得了继续北进消灭敌人的

有利条件,打下了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基础。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迅速渡过大渡河,为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方针而斗争。”谈到渡河的意义,文中又指出:“我们渡过大渡河,便到达了川西地区,与红4方面军取得了更接近的配合作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地方居民的条件上,都使我们更有利于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缩短我们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扩大有后方的广大运动战,更有利地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渡过大渡河,具有着与渡金沙江时同样的重要意义。”文章又指出蒋介石及四川军阀对红军渡大渡河之恐怖:“他们经过了金沙江的教训,极端地恐怖我们渡过大渡河后对于他们的危害,所以正在加紧其军事上的布置,企图阻止我们的北进,夹击我们于大渡河的南岸,来破坏我们渡河的计划。这就告诉我们,实现我们渡河的目的,并不是无阻的,而正是有着一些困难,要求我们充分地利用渡金沙江的经验,来战胜,来克服。……渡过金沙江的胜利,是由于在党和军委正确的战略方针领导之下,以行军作战的高度机动,调动了敌人,争取了渡江先机的结果。这次我们也应以高度的作战机动,来完成争取渡河先机的任务。”文章还对作战胜利,渡河的成功,拟定了严密计划,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5月24日夜,红1军团第1师第1团通过彝族区后,到达安顺场附近。安顺场位于石棉县,它紧濒大渡河南岸,居于南北对峙的高山脚下的河谷地带,西面有松林河,东面有老鸭河。1863年(清同治二年)5月中旬,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西征,在这里陷于绝境,苦战一月,终于全军覆灭。石达开也受骗被擒遭杀害。时蒋介石决心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关于石达开全军于安顺场覆灭的情况,薛福成的《庸庵文续编》里的“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讲的比较详细,时为同治二年四月间事,阳历便是5月,和红军渡大渡河的时间相同,亦历史巧事。但对于这英雄末路悲剧的史实却是不同。若把石达开作为一个很

好的战略家来看的时候,安顺场的失败,是不应该的。据《庸庵文续编》所载,石达开的队伍,本已由安顺场渡过河一万人,天晚了,后续部队不能再渡。石达开以为他一贯用兵谨慎,今天把兵分隔在河的两岸,使兵力分散不大好,又重把已过河的一万人渡转来。但这里有几个漏洞。既然天色已晚,来不及渡后续部队,那又怎能已渡过的一万人又渡回安顺场呢?这个时间那里来的呢?有渡这一万人转来的时间,为什么不继续渡第二个一万人过去?从安顺场渡河点的水势来看,天近晚还能渡一万人,那船非有200艘不可,一艘船一次渡25人,渡两次。但那个地方,很难一齐拥下200艘船,同时还得有1600个熟练的船夫。后来大雨水涨,以致对岸为清兵所得,难于渡河,为什么石达开部不沿右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向下走,弯到大凉山东的岷江沿岸?机动地区还是很大的。石达开的兵力尚不少,士气亦可用,而计不出此,也是他该亡了。结果,这翼王给后人留下的只有“大军乏食乞谁问,纵死横江定不降”。只有“乱石穿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欲从田夫野叟,一寻翼王遗迹。以供凭吊,那里是!”

红1团经过一天一夜的冒雨急行军,在距安顺场十多里远的一个山坡停了下来,疲劳的战士倒头就睡。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急忙找老乡了解情况。情况和侦察员了解的一样,安顺场是个近百户的小镇,经常驻有川军两个连,当地所有的船都被抢走、毁坏,仅留一条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驻川军一个团,团部设苏家坪,上游的泸定城驻有川军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大渡河,只有抢安顺场的那条船。

这时,刘伯承、聂荣臻向杨得志、黎林交待任务:连夜偷袭安顺场,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杨得志和黎林进行了分工,黎林带红2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杨得志和红1团团部及第1营消灭安顺场守敌,找到船只,抢渡天

险大渡河。

红1团两路人马连夜冒雨行动。当晚八九点钟时,杨得志和第1营营长孙继先翻过了一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到震耳欲聋的响声,大渡河已展在红军指战员眼前。部队在山坡休息时,杨得志和孙继先在一间小草房里见到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向杨、孙二人谈起安顺场情况后,严肃而又简短地交待了任务:第一,消灭安顺场守敌;第二,迅速找到船只;第三,立即渡河,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面部队渡河。最后刘伯承说:“得志、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后,再点一堆火,当我们看到第三堆火,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

杨得志、孙继先当面接受任务后,即迅速对部队进行了部署:红1连走前面,从安顺场西边冲;红3连从西南面冲;红2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红2连并负责搞船。

红1营指战员接受任务后,立即向安顺场扑去。

安顺场的川军没想到红军这么迅速赶到,当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于5月25日拂晓进入了安顺场时,赖执中还高卧未起,直到红军把他的公馆——也是他的营部门口的卫兵缴械,赖才由梦中惊醒翻墙逃走。他翻墙时把脚跌伤,由其卫士把他背往彝区隐匿起来。安顺场遂为红军占领。

杨得志和孙继先到大渡河边一看,只见河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三百多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立即卷起很高的浪花,并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要在这样湍急的河水中架桥是不可能的,只有靠船渡。然河边无船。

孙继先立即派人找船和船工,到天亮时,派出的人从山沟里找来了十几名船工,也找到了往来送信的那只小船——这条小船每五天才有一天在安顺场这边。

当地土人告诉孙继先,要渡河必须在晴朗天气下,由很好的船

夫驾驶才行。由于是夜间,船仅有一只,孙继先没敢行动,怕把船搞坏,这条船关系着全军渡河的命运啊。

杨得志、孙继先由于忙着找船找船工,忘了点火,刘伯承和聂荣臻心中焦急,赶了过来。杨得志、孙继先汇报了情况后,刘伯承说:“1营睡觉,天亮后强渡。”

第二天早晨,天已亮了。河对岸的川军约有一营多人,在沿河的山上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守着,见了红军,一枪一枪地打过来。

当地群众因为受了刘文辉的种种剥削压迫,对于刘文辉是非常痛恨的,特别是要烧安顺场的房子,使群众更加愤激,所以红军只简单的宣传,就找到了十几名水手,且都自告奋勇,愿在枪弹底下强渡。时红1营第2连组成了17勇士的渡河队,这17人是:第2连连长熊尚林、第2排排长罗会明、第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萧汗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4班班长郭世仓、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这就是有名的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勇士们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由熊尚林担任队长——亦有史载为18勇士,这其中包括了孙继先。

上午9点钟左右,强渡开始了。17个勇士分两次登船过岸,第1次由熊尚林带队,第二次由孙继先带队。在火力掩护下,小船劈流破浪,向河心驶去。对岸川军也集中火力向小船射击,子弹像冰雹似的落在小船周围,激起一团团浪花。随红1团行动的萧华亲自站在南岸河边吹起军号,刘伯承、聂荣臻亦下令“火力支援”,红军的轻重机枪一齐向对岸川军的工事射击,神炮手射出两发炮弹将川军的碉堡掀翻。趁川军的火力一哑,小船又向对岸冲击前进。

突然,川军的一发炮弹落在船边,船被打了个洞,一个勇士胳膊负了伤。小船在急湍的巨涛中,很快要撞到一块礁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3班长刘长发和水手一起用竹篙顶住,小船绕过了礁

石。

小船终于靠了岸，熊尚林率第一船九名勇士冲了过去，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川军二百多人见状，跃出了工事。杨得志下令炮轰，红军中的神炮手赵成章连发了几发炮弹，都炸在川军中间，重机枪手李得才的机枪也吼叫着，川军溃逃了。

第二船的勇士又运了过来，接着，第三、第四船勇士过了河。渡口完全被红军占领了。过了河的红军在红1营营长孙继先率领下，乘胜追击，在渡口下游又缴获了两只船。在三只船的不停摆渡下，红1师人马迅速在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

刘文辉的第5旅旅长杨学瑞在红军渡大渡河之际，急忙根据当地地形和整个混乱局面，找了一条比较险峻与河道成直角的横断山脉，另行布置了防线。杨还同美罗场山防大队长裴敬一商量，决定溯流前进几里，由连坡湾上野猪岗山顶，据险以守。当该部到达连坡湾时已入暮，第7团团长余味儒亦到来。这时余团官兵仍不断溃逃，谁也不敢出去制止。结果，连尚未参加战斗的预备队中的营长董文权也丢掉部队，伙同余团溃兵向下游逃走。杨学瑞感到情况万分紧急，只有登上野猪岗山顶设防之一途，当由本地人陈俊安（裴敬一的中队长）领路上山，从傍晚一直走到天明，才到达野猪岗山顶（小地名三梭窝）摆开阵势。

5月25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到了安顺场。

刘伯承、聂荣臻到村头迎接，一见面，朱德就对刘伯承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刘伯承说：“总司令先别这样讲，我正为搭不起桥发愁呢。”

当下，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听取了聂荣臻、罗荣恒、罗瑞卿、左权等人的汇报。大家一致感到，三只小船要将几万人马全部摆渡过河费时太久，而大渡河的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又无法设浮桥，国民党中央军尾追部队日趋逼近，杨森等四川军阀的堵截之敌又

正向安顺场渡口北岸方向蜂拥而来。倘若红军不能迅速完成北渡,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毛泽东在大渡河畔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放弃原欲从安顺场渡过全军的意图,决定分左、右两路纵队夹河而上,夺取离安顺场 320 里的泸定桥,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全部红军越过大渡河天险。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 4 方面军会合。”并说:“万一会合不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带着红 1 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罗瑞卿(任参谋长)和萧华(任政治部主任)也跟刘、聂一起走。”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部署是有深意的:既配备了一个很强的能独立开展新局面的领导班子,又配备了充足的军政干部。

从安顺场渡河的红 1 军团第 1 师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等率领沿东岸溯流而上,牵制敌人,掩护左纵队执行夺桥任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其余红军为左纵队,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疾奔泸定桥。

“飞兵夺泸定”

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由红 1 军团第 2 师第 4 团完成。中革军委限定他们三天完成任务。红 4 团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总支书记罗华生接受任务后,边动员边出发,喊出的口号是:“不怕累不怕饿,坚决夺下泸定桥!”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到安顺场后,察访民情时,与一个九十多岁的宋大顺老秀才进行了交谈。老人曾亲眼见到石达开在此地的失败,由于老人记忆力很好,详细地讲述了石达开覆军的经过,他感慨地说:“翼王的处境是前有 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

师百万，左有松林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堡垒把关。”老人又谈了对石达开军的印象，说“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

胡羽高在《共匪西窜记》中写道：“自朱毛西窜以来，曾渡贡水、章水、耒水、潇水、湘水、清江河、乌江、赤水河、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而授命，……今朱毛至此，竟安全通过。”

1981年7月，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侧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决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5月26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下达了夺取泸定桥渡河点的命令，命令首先分析了敌情，指出：“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一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1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文辉）敌第7团，1师明午可全部渡完；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4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1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

左岸；林率1军团军团部、2师主力及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第3军团、第5军团、第9军团随1军团部及2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1军团之第1师应于27日、28日两日由安顺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27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1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1军团部及2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5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3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足五天粮米；第5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28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先说红军左纵队行进的情况。由安顺场通往泸定桥的路不仅蜿蜒曲折，却均为羊肠小道，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虽然是5月深春，山腰上仍白雪皑皑，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抬眼一看，像条白链，盘桓在深谷之中，令人惊眩，稍不小心就有失足掉下去的危险。当杨成武、王开湘率红4团沿河而上走了三十里左右时，河对岸川军疯狂地向岸这边扫射，红4团人马只好爬大山，攀藤附葛，绕弯路。再往前，大约走了60里路，部队到达石棉县的菩萨岗（现名胜利县），时有川军一营防卫，这关隘仅山中间一条小路可通，却陡得像座天梯。山顶和隘口上，川军于此筑了碉堡。由于右边靠河，左边是凌空直立的悬岩，岩顶接连着更高的山峰。正面无法攻打，左边又无路可绕，红3营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罗华生，带领一个连从左边爬上去，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经过40分钟的爬山，迂回部队很快绕到川军侧背，从川军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听到枪声，杨成武知道迂回成功，即下令担任正面佯攻的部队也乘势发起猛攻，前后夹击，一营川军

大败，营长和一名连长被活捉，另俘二百多人。

接着，红4团人马又到达了石棉县和泸定县交界的猛虎岗，这里山高有30里，左右不能攀登，中间一条羊肠小道，上面有一个隘口，有川军一营人马守防。强攻不成，杨成武、王开湘决定夜袭。入夜后，红4团前卫连悄悄地摸了上去，将守军消灭，占领了猛虎岗。

当夜，红4团人马就地休息。第二天凌晨5时人马起程，行不到数里，团部通讯员飞马送来了一份命令，杨成武一看，是林彪、聂荣臻下达的命令，命令写道：“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王开湘、杨成武二人一算路程，两天路程一天走完，计240里。二人知道，任务急切，不容一分一秒的迟疑。于是边行军边动员，具体要求是：一昼夜走完240里，明早6点前赶到泸定桥。

红4团指战员飞一样地跑起来。进入泸定县后，又经弯东、桂花坪，共和，落尾坝，咱地，直到摩西。在摩西又同驻在该村的川军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红4团一个冲击，即把敌人打垮，占领了摩西村。川军在逃跑时将摩西村子东面的摩西河上的桥破坏了。红4团指战员只得架桥，这样，又耽误了两小时，而后继续前进，翻越摩岗岭，经三道水、二道水、头道水，一口气跑到奎武。

从奎武到泸定桥还有95里路，然天已黑，又大雨倾盆，加之电闪雷鸣，十分可怕。路被大雨冲坏了，又烂又滑，真是寸步难行。而指战员还是拂晓时吃的饭，为了赶路，决定不吃饭。与此同时，在川军方面，泸定桥那里已有二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二个旅正向该地增援。这二个旅有一小部分兵力在大渡河东岸阻止红1师前

进,大部分则与左纵队隔河而上。红军如果不比增援的国民党军早到泸定桥,就很难赢得自己的胜利,至少会付出更重的代价。这样,抢时间、和国民党军赛跑,就显得格外重要。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在河对岸点起火把,俨如一条火蛇向泸定桥奔去,加伦于1936年回忆称:“天是这样黑,雨是这样大,路是这样滑,伸手不见掌,真是寸步难移。跌跤的人不知多少。费了很多的时间,还没有走到一里路。对河的火光起来了,一闪一闪地像飞也似地向着泸定桥奔去。敌人是在对河和我们夺桥。情况是这样紧张,时间是这样短促,怎么办呢?点火吗?又怕敌人发觉。不点火吗?又走不动,明天夺桥,是成了严重问题。在这样的关头,我们的杨政治委员下决心了,立即传知部队全部点火。并告诉各连队:假使对河敌人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就答他是某师某团某营今天被共匪打败的。我们这样欺骗着敌人,敌人听了也不怀疑。他们仍然点着火把在那边赶路,我们也仍然点着火把在这边赶路。两路的火,两路的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一个闷葫芦中前进!时间是快到五更了,经过一晚的急行军,人是都有些疲劳了,肚子也十分饿了。衣服也全湿透了,在这又饿又疲劳的情况下,真是有点难熬,很多人都打起瞌睡来。团长、政委也东歪西斜,几次险些掉下河去。有时忽然站着不动,被后面的人冲撞时,忽然惊醒,而又踉跄地前进。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中,直到天亮时,到达了泸定桥。”

雨越下越大,而红4团指战员毫不在意,饿得实在挺不住了,抓把生米充饥,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拼命轻装疾进。他们伪装国民党军,点着火把向前赶路,并按国民党军的联络信号,吹起军号。这样骗过了国民党军。对岸国民党军怕苦,行至加郡就住下了,红4团人马却经德威、磨子沟、联和、瓦斯营盘、桑子坡、杵泥、下田坝、田坝,终于在天刚亮的时候赶到泸定桥。快要到达泸定桥时,就又分成两路,一路沿河而上,另一路爬上海子山,以扇形方式向下压,这样两路夹击,迅速地击溃敌人,控制了桥的西面阵地。